

■玉渊杂谭

文艺鸡汤的本质是商品

文·言桦

最近的文青界在讨论着一件事儿,具体说是在评价一首歌,由高晓松“制造”、许巍演唱的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。

除了许巍的声音苍凉如故外,这首歌的其他方面都令人失望。歌名首先就透着矫情,歌词更是空洞,旋律也平庸。诗和远方被反复吟唱,但从中看不到真正的远方。这种情怀没错,不管是有所苟且的人们,还是可能从未苟且过的高晓松,都有向往二者的权利。但情怀不能口号化和符号化,词中的口号一旦多了,歌就变成了广告歌、宣传歌、口水歌。这首琅琅上口的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,就是一首文艺口水歌。

听歌的人生活可能确实活得不如写歌的高晓松容易,有不满,有无奈,乃至心酸的让步,但用苟且来形容,语气太重。暗含贬斥才够得上“苟且”级别,把

过日子形容得含辱带恨的,显得矫情,假清高。这种有点把现实生活和远方搞成二元对立的价值观,惹人不适。其实,从歌词并结合资料可以了解到,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”这一句出自高晓松母亲之口,应该是有一定的特殊语境的,但直接采用,显得突兀和以偏概全。

对于华语流行音乐来说,歌词非常重要,高晓松和许巍能有今天的地位,歌词创作能力贡献大半。许巍虽然被称作极度个人化的歌手,但套用一句话说,越是个人的,越是社会的,他的个人体验经由诗性的表达,描绘的是一代青年的精神困境。但这首歌的歌词最为失败,做作,缺乏深入的精神体验,就唯有“抵达”人心的力量,也不能够反映出当代的“民情民意”。

高晓松是很善于捕捉某种社会集体情绪的音乐

人,他的校园民谣堪称首首经典,初出茅庐即暴得大名绝非偶然。这一首歌从“情怀”来讲,也算是符合都市“轻熟”群体的内心诉求,但把握不够到位。假如不是曾经的民谣之王、今天的文化商人高晓松才力不济,那就是创作态度不够真诚。假如没经过痛苦的淬炼,向往星空就等于白日梦,假如还没有达到和现实的和解,就无法知道真正的远方在何处。此地此际就是禅。在21世纪已经走过15年的今天,好高骛远的无知小镇青年不再是时尚主流。为了标榜远方就说眼下的苟且,听众不同意。一位年轻诗人就写下了这样的诗行:“我厌倦了/人们在无休止的谈论远方/谈论孤独,谈论春天/谈论那些谈论起来异常美好的事物/仿佛谈论就是抵达/就是拥抱,就是先行占有/不,谈论只不过是谈论而已”。

作为一种广义的“民歌”,流行音乐应该契合社会心理,否则就不过是一堆泡沫。今天人们的内心需要诗和远方,但不再需要被鸡汤灌得晕晕乎乎,昏昏沉沉。应该扣好这个脉才行。流行文化的可贵之处就是大俗大雅,俗到低到“人民”的“尘土”里,雅到寥寥几语就说尽世情人心。这并不容易,所以好的流行文化同样是难能可贵。这几年有一个画家比较热,老树,就是微博名“老树画画”的老树,大隐于市,尝遍生活滋味后拈花而笑,继续涂抹那么明亮温暖的图画,写着直白诙谐的题诗,消解雅,也让俗登堂入室。这种旨趣更符合时人心理。而鸡汤,不管是把什么人请来包装,还是调动了多么高大的文艺意象,也掩盖不了一股商品的佐料味。调制鸡汤当然来得容易,但你就不要怪人们说,商人不可怕,怕的是商人有文化了。

聚800年人气家风而不散,这就是骨子里的高贵!

村

假如真的可以“穿越”,您穿越到800年前的一个小村如何?朝胜就在其中。不过没有穿越,而是欣然融入此间。这是东莞市茶山镇的南社村,始建于800年前。如今还努力保持着古村落的面貌,徜徉其间,偶然也可见800年前的片石残垣,村落格局也应是800年来延续而成。然而,自南宋以来,元、明、清、民国等时代的痕迹也会参差其中,那就踩着800年村民的足迹,走吧……

先从源头说起,谢尚仁是出现在南社村的第一个谢姓人,是南社村谢氏家族的始祖。南宋末年,谢尚仁37岁自浙江逃难来到南社,开始创业居然是给人擦皮鞋。对此,朝胜有些纳闷。街头巷尾,那推着木箱随时给人擦皮鞋的当行,居然800年前就有了?

皮鞋,中国古代叫革履。汉代就有此物。《汉书·郑崇传》:“每见曳革履,上笑曰:‘我识郑尚书履声。’”瞧瞧,皇帝都听熟了大臣的皮鞋声。宋代陆游也有“久矣着羊裘送迎,喜闻革履下堂声”的诗句。可是,800年前在东莞的这个偏僻小村里,靠打理革履也能为生吗?姑妄信之吧。

谁能料到,这位擦皮鞋的年轻人,居然有一双可以洞穿历史的慧眼,他操着浙江的方言,严厉地督促孩子们认真读书,于是一个家族在教育上的奇迹出现了:几百年来,南社村历史上出了11个进士、举人,29个秀才。人才兴旺,谢氏家族很快就在南社村崛起,而谢尚仁为之擦过皮鞋的原住民家族,却慢慢衰落了。

谢家的孩子们,为了纪念谢尚仁老人家,就修建了谢家的第一座“谢氏大宗祠”。如今是南社村富于特色的著名建筑,三开间三进院落布局,首进屋脊陶塑和二、三进屋脊灰塑及封檐板木板雕工艺精美,充分体现了岭南特色的雕塑风格。祠堂采用歇山顶,为东莞地区祠堂少见。今天看到的谢氏大宗祠,是经过精心修缮的,屋脊的各类陶塑,已是出于今日工匠之手,五彩斑斓有余,古风韵味不足。

谢氏家族渐渐地开枝散叶,繁衍出许多家族枝蔓,于是各家都悄悄鼓足干劲,人人努力出人头地。谁家有了成就和事业,就为祖先修建一座祠堂。如今,这一类祠堂遍及全村,居然有几十座之多。

茶社村的祠堂系列,体现了这个家族的追求与价值观。

那就先看看谢遇奇家庙,村里祠堂众多,家庙却仅此一处。原来家庙是有皇上御赐才可以建造的。谢遇奇生于清同治四年,乙丑科武进士,曾跟随左宗棠去新疆平定叛乱,戎马一生,战绩累累,获一品官銜。皇帝恩准在家乡建家庙,千年享受祭祀。

另一座并非祠堂的建筑是资政第,这是清光绪二年的武进士、礼部主事谢元俊所建的书院。仕途高进不忘家乡教育,从这个书院走出的孩子们,胸中一定开始勾画着治国平天下的宏伟蓝图。资政第的建筑也别具特色,门窗装饰具有西洋风格。这也算是凝聚在建筑上的世界眼光吧。

除了彰显文治武功的建筑之外,茶社村的先人还传下了一个敬老的淳淳家风。眼前的百岁翁祠,始建于明朝,现存明万历二十三年《百岁翁祠记》碑刻,记载为纪念百岁老人谢彦庆而将其居所改为祠。

另一座百岁坊,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二十年至二十六年(1592—1598)。当时南社村的谢彦眷夫妻都同时超过100岁,东莞县令李文奎上报朝廷,朝廷准予建祠,公祠命名为“百岁坊”,所以百岁坊的正面像牌坊一样建筑,坊祠结合,布局奇巧。

直到今日,茶社村还定期举办敬老大宴,从村中大榕树平台开始,沿着长方形的池塘,一字排开数十方桌,鸡鸭鱼肉蔬菜点心美味佳肴琳琅满目,供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们免费享用。

村里只有一家对外服务的饭店,名为“家宴”,村妇主厨,村姑端送。家常菜香,传统烹饪,小鲜肉、风味独到。最后还有一袋必上的鲤鱼腊肉糯米饭,真能让您吃出别处难得之味。

聚800年人气家风而不散,这就是骨子里的高贵!

也读贾平凹

文·张佳星

新年第一期《人民文学》的重头文章,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《极花》。读完这个故事之后的一段时间,我总能在北京的斑驳光影里看到黄土高坡的影子,一个个深挖的窑洞,还有高高低低的坡梁,遇到一身泥水粉尘的外来务工人员,会引得我猜想他们的家在哪里,会不会想爸妈。

因此,当看到本报上一期嫦娥副刊中的《我读贾平凹》之后,也想写几句读贾平凹的收获。

实际上我并没能一口气读完《极花》,由于不了解故事梗概,一个女人自说自话的开头没能吸引我读完——她在窑洞里,听外面的“张家李家短”,陪伴她的是窑洞里的老鼠、蚊子和黑暗。没有人物介绍,前因后果。

因为是贾平凹,放了几天又拿起它。这次我注意到文末的后记。后记中,贾平凹道出了这个故事沉淀了十年的原委,并表达了对乡村凋敝的担忧。后记饱含着感情,催我读了进去,直到爱不释手,再抬眼已是薄暮冥冥。

《极花》讲述了一个女子被拐后,从囚禁、抗争,到被“驯服”再被解救的故事,最让人意想不到的,她最后选择返回拐卖的村子继续生活。这只是《极花》中细细的线,所串起的一帧帧极富渲染力的场景构成了一个乡村的生活大特写——只有传说却不复存在的庙,少有人琢磨着剪的花花,向年长者请安问事的习俗,村里人的对骂和家事……生活表面的甘冽辛辣,掩盖不住村人对村庄凋敝的张皇应对,呈现出乡村强弩之末的颓态。

拐卖人口题材的作品,比如电影《亲爱的》,多体现失去孩子的父母的焦虑、打拐的茫然与艰辛、社会公益的凝聚力等。很少有人会想,那些劳苦的村人,为什么愿意拿出几年甚至是全部积蓄换一个媳妇?答案很简单,女性流向城市,无法完成种族繁衍的任务。

贾平凹的视角与众不同,《极花》让我深深感到村落在被遗弃时所做的挣扎。他在后记中这样写道,“谁会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里的瓜蔓上,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?”他将长久的积淀、殷殷的关切、深沉的忧虑、深刻的思考凝结在一部15万字的小说中,传递出来,拉你一起关切、忧虑和思考。

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贾平凹,回想最近的胡胡乱看,确有那么几本上眼快的,然而合上书只能撇撇嘴,默念一句“翻完了”。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,读者对于阅读的期许正被导引浅与陋,而不是深与雅。

深与雅,我想对于贾平凹来说,该是“心怀人民,不忘根本”,他说,“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,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人,残垣断壁,荒草没膝。我们没有农村,我们失去了故乡,中国离乡土下,将会发生什么,我不知道,而在我心里在痛。”

他出生于农村,他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让人不舍责怪,拉着读者不能不爱这个破败的村子,他拉着读者一起从农村人的视角看待消失在周围的一切,一起看到身为农村人,他们的利益有何得失。

这些年,当人们急吼吼地抛弃田野进城上楼,他深知问题复杂得无法想象。他在文中,用在同一段落中回忆与现实的快速切换,表达着时代转型的巨大冲击;用老者的睿智,反衬出时代中新出现的一些愚昧;用对民俗的漠视,提醒那些流沙般逝去的民族精神。他叫人不得不在热度面前再思考:既然大势所趋,无法阻挡,我们不能做些什么,挽回那些如珠如宝的根本。



羽晨绘

无题

文·张议之

我在南中国和北中国的雨声里倒下,像一具石像的倒下那样,倒在床上。

我以为这样的倒下是美丽的。从与地平线强硬地垂直恢复到平行。从对脚尖的铁链换成身体全部的吸引。

我希望床不再是一个凸起,而是一个坑。

我希望我身体内的神经能从皮肤里钻出来,从此驻扎土地的内部。

我希望睡眠能让我变幻三生。

我希望漫天的云齐齐坠落。

像破日的天花板那样,一片,一片,掉下来,砸起地上的灰尘,砸伤了人的身体,或者脚。鼠类四散逃窜。

宇宙派出了阳光在那里抖动。

宇宙派出了阳光在那里抖动。

我没见过宇宙的母亲。

■写在书边

从绝望的悲观到不计后果的乐观

文·田松

漫长的等待之后,波士顿的春天终于来了。与北京不同,这儿的春天不但来得晚,而且走得慢,一步三回头。树木仿佛排着队,一定要等前面的绿起来,后来的才肯吐芽。花也一层一层地开,这一片红还在艳着,那一片白又闪亮登场。

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写点文字。

这本文集收入了与当下社会文化及人类未来有关的部分文章。文章发表在不同的场合,风格不够统一,只是按照大致的主题,分成了几个部分。

我从上初中时就热爱科幻小说,算是资深科幻迷。1980年代中期,有五部美国大片悄悄地进入中国,在部分城市内部公映。作为长影的驻地,长春是其中之一。机缘巧合,我有幸成为《星球大战》在中国的第一批观众,一下子就被亮瞎了。虽然此后,我对星球系列的评价并不高。在2001年,央视十套创办了一个与科学电影有关的栏目“视觉”,我是最早的策划。科幻电影在其中的比重迅速增加,以至于到了后来,很少有科教片的空间了。这个栏目后来改版为更著名的“第十放映室”。其实,在涉足科普理论的同时,我就有了一部分关于科幻的理论思考。这一组文章的时间间隔最长。

环境问题是当下最严重的问题之一,而且注定会越来越严重。很多人都把环境问题视为技术问题,相信未来的技术可以解决环境问题,因而,只要发展适当的技术,就有可能解决环境问题。但是在我看来,这个想法注定是要落空的。而且,所谓的高新技术不仅不会解决环境问题,反而会使总体的环境问题更加严重。在我看来,环境问题是工业文明自身的问题。所以它首先是生活方式问题,是观念问题,所以,是哲学问题,是伦理问题。

动物伦理是环境伦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引出动物伦理的路径很多,我喜欢从我们随处可见的一个

口号“人类只有一个地球”出发。对于这个口号,常见的解读方式是:地球有限,资源有限,所以要精打细算,才能可持续发展。但是,这种思路依然是人类中心的,所谓发展,是人的发展,而且还要持续。按照这种解读,人类注定无法解决与自然的冲突和矛盾,环境问题将进一步恶化。于是,我在这句口号后面续了一句:“地球上不只有人类!”

地球上的其他生命,动物和植物,同样有生存的权利。人必须学会与其他物种和谐相处,从而自然而然地引出环境伦理和动物伦理,并且,自然而然地进入非人类中心主义。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说,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可以脱离其他物种独立存在。然而,人类这个物种却企图凌驾于所有物种之上,把所有物种视为自己的资源。其结果,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混乱。

关于“人类只有一个地球”这个口号,常见的解读方式不仅在观念上是人类中心的,内容上也是不充分的。我在这个解读后也续了一句:“有限的不仅是能源和资源,还有容纳垃圾的能力。”这是我的另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——垃圾问题。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垃圾问题,2007年出版的文集《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》就以“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”为副题。我预言,垃圾问题将会超过能源问题,粮食问题,成为未来社会最严重的问题。垃圾问题不是枝节末节的小问题,而是关系到国家未来人类未来的战略问题。2009年,垃圾问题在中国全面爆发,我把这一年命名为中国的垃圾年。从此,垃圾问题再也不会离开报纸的版面,再也不会离开国人的视野。

很多人有一种幻想,只要有了足够的能源,当下的生活就能够持续,并且能够发展。我把这种观念称为能源崇拜。在这种观念之下,能源问题成了重中之重。并且,人们也幻想存在一种清洁的能源,这种清洁的能源能够由某种特殊的技术所给出。于是,只

要找到了这种能源技术,就会有足够的能源,而且不会有环境问题。这里收入的一组文章都是对这种观念的批判。

我不仅不相信清洁能源,也不相信所谓的低碳技术。

关于生态文明,有一种常见的解读是这样的:保留工业文明的整体结构,用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替换现在能够产生环境问题的能源和技术,就可以获得一个保留了工业文明各种好处的生态文明了。这种一厢情愿一方面麻痹了人们,使人们在工业文明的道路上继续奔跑;另一方面耽误了时间,将使人们错过停下来时机。

真正的问题不是怎么样发展,而是怎么样停下来。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廉价的石油之上的。没有廉价的石油,人类当下的生活一天也无法延续。而石油是有限的,并且石油产量的上个世纪已经达到了顶峰。在我看来,人类文明不会困于能源短缺,而将窒息于垃圾泛滥。北京及大半个中国从2013年开始的雾霾(气态垃圾),就是生态系统发出的一个危机信号!

大限来临,不是逐渐的,而是突然的。有一个例子说明指数生长。一个池塘,长着水葫芦,水葫芦每天面积增长一倍,在大限到来的前一天,你还能看一半的湖面,但是到了第二天,整个湖面全被水葫芦盖满了。

时间短的来不及叹息。

其实,我是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,从事实判断的角度,工业文明有着庞大的惯性,很难停下来。更何况,现在停下来还不是人类的共识,还有很多人致力于发展,唯恐跑得不够快吧。

但是,从价值判断的角度,即使停不下来,我也只能奋力高喊,让我们停下来,唱一支歌儿吧!寒至极则暑,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,却可以以一种不计后果的乐观主义去行动。

(本文为作者《一触即崩》一书序言,有删节)

此刻我唯一想见的,是她。

一只蚊子旋绕在我皮肤上,它目睹了我的一切。这极力靠近你的,如果不是即将赐予,便是将行极大的掠夺。

微风密布,它们坚决横亘在我与未知的中间。

微风吹起巡逻。

以罗伊,以罗伊,拉马撒巴各大尼?

那以色列人被打,被吐,被拜,被打了。

钉了钉子后,那厚云为何不起裂纹?

然后一片,一片,掉下来,砸起地上的灰尘,砸伤了人的身体,或者脚。鼠类四散逃窜?